

pqkw*

wkqnw

他说“一万年太久”

一万次秋天的河流拉着头颅 犁过烈火燎烈的
城邦心还张开着春天的欲望滋生的每一道伤口
秋雷隐隐 圣火燎烈神秘的春天之火化为灰烬落在
我们的脚旁 携带一只头盖骨嗑嗑作响的田徒让
我把他的头盖制成一只金色的号角 在秋天吹响

他称我为青春的诗人 爱与死的诗人他要我在金
角吹响的秋天走遍祖国和异邦 从新疆到云南
坐上十万座大山秋天 如此遥远的群狮 相会在飞
翔中 飞翔的祖国的群狮 携带着我走遍圣火燎
烈的城邦如今是秋风阵阵 吹在我暮色苍茫的嘴唇
上 土地表层 那温暖的信风和血滋生的种种欲
望如今全要化为尸首和肥料 金角吹响 如今只
有他 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把春天和夏天的血痕从
嘴唇上抹掉大地似乎苦难而丰盛